

我与北京大哥的寻亲路

王光禄

2024年8月的一天，我外地的高中同学王延明电话联系我，说他70岁姨表哥张志强的老家正是我们村——烟台市黄渤海新区潮水镇富阳耿家村。张志强先生出生在北京，幼时家中遭遇变故，由随父姓王改为随母姓张，对老家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。他只知道父亲名叫王名成（后来才得知，王名成实际是其四叔，其父亲是王名金）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寻根问祖，找到亲人。

我与这位北京的张先生互加了微信，他发来一张从老合影里裁剪出的父亲的照片。一张模糊的老照片，几句零碎的记忆，一条不知终点的寻亲路，就这样在我与他之间悄然铺开。

一

从那天起，我便把寻亲的事放在心上，一有空就忙活起来。连续多个周末，我都赶回村里，遍访村中老人，可收获的信息寥寥无几。

原来，张先生的王家祖辈颇有出息，从其祖父一辈起，就很少在村里常住，早已在外扎根。经多方打听、零碎拼凑，我才慢慢理清脉络：张先生的曾祖父辈为“学”字辈，祖父辈为“裕”字辈，兄弟四人分别为王裕邦、王裕国、王裕治、王裕化，其祖父排行第三；父辈为“名”字辈，也是兄弟四人，已知有王名杰、王名成，另外两人的名字已无人能说清。祖辈几代人常年在外，与村里几乎断了联系。

张先生与54岁的我同辈，按家族辈分应为“光”字辈。我80岁的父亲尚能回忆起王裕邦、王裕治、王名成等人的零星往事，却也不够完整准确。他们家曾是村里“王姓老七家”之一，奈何一别几十年，音讯渺茫。

唯一尚存的线索，是张先生大爷爷、二爷家的几位堂姑，早年分别嫁到蓬莱大辛店镇大呼家村、小迟家村，以及潮水镇寨里、富阳张家等地。可惜这些堂姑均已过世。其中，嫁到大呼家村的堂姑王名瑞，丈夫名叫张殿安，育有两个儿子，如今也都是年近七旬的老人。

我专程前往大呼家村对接打听，几经辗转，终于找到张先生堂姑的长子张宝强家。遗憾的是，他们也无法提供更多有效信息。张宝强的姥爷，正是张先生王家祖辈的老大——王裕邦。

2025年清明节前，张先生再次联系我，说想趁假期回蓬莱祭祖寻亲。虽然2019年7月，富阳耿家村已划归黄渤海新区，但在我们当地人心里，这里依旧是蓬莱。

那段时间，我正因父亲多次入院手术、身体每况愈下而焦头烂额，但得知张先生寻根心切，还是一口答应，全力帮他完成心愿。

二

2025年4月2日，在蓬莱高铁站，我提前把自己的照片发给张先生，方便在接站口相认。真正见面那一刻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此前微信联络从未视频，我心中预想的是一位个头不高、清瘦驼背、白发苍苍的长者。可眼前的他，身材高大、腰板挺直地向我走来，面容舒展、声音洪亮，竟像四五十岁的中年人。

张先生告诉我，他之前来过蓬

莱，却从没有回过村，因为在他心里，没有亲人的地方，算不上家乡。二十年前，蓬莱有关部门还曾想以优厚待遇，聘请他这位北京广安门医院的中医来蓬工作，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。他的母亲姓张，娘家是潮水镇张家窑村人，他所知的关于富阳耿家村的零星信息，都来自四姨——也就是我同学王延明的母亲。

我把这段时间搜集到的信息，一一讲给他听：祖上脉络、家族辈分、老宅位置……我们约定好，第二天先回富阳耿家村，看祖宅、拜祖莹，再到“王姓老七家”的长辈家中核实情况，最后去大呼家村，找找堂姑的后人，看能否寻到更亲近的王家亲人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按约定去宾馆接张先生，他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哥，也知道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蓬莱小面，说起早晨跑步时路过一家小面馆，食客不少，味道应该正宗。我对那片不太熟悉，开车绕了两趟，才找到王福禄面馆。大哥吃得十分开心，吃完笑着说：“走，先回家，给大叔治病。”

说实话，那时父亲已被病痛折磨，多日水米不进，精神萎靡，双眼无神，无法起身，我对“治病”一事，其实并没抱太大希望。可一进家门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让我全家铭记至今的，是大哥一出手，便救我父于危难。

大哥仔细查看父亲的舌苔，详细询问病情后，从随身包里拿出长针，双手同时行针，半尺多长的银针稳稳刺入。随着父亲一声声“有感觉”，短短几分钟，头、颈、腹、腿已扎下数十针。保暖静候一小时后起针，父亲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，当天中午就能少量进食，当晚恢复正常，第二天竟能自己坐起来穿衣服。父亲慢慢回过精神，跟大哥讲起其祖上的趣事，说当年大哥的大爷王裕邦下葬时，自己还是抬棺人之一。

三

我带着大哥走访“王姓老七家”的几户老人，虽然没有更多新信息，可不少老人一见到他，就脱口而出：长得太像他大爷了，高个子、大脸庞，帅气精神，连走路的神态都一模一样。

在95岁高龄的丛玉香老人家里，我们见到了家堂上“王姓老七家”到“裕”字辈第八代的名单，老人告诉我们，大哥的曾祖就是名单上的王学周。我提前拿到了祖上老宅的钥匙，带着大哥走进那座几易其主、早已无人居住的旧院，又看了原属他大爷家仅存的三间正房。祖坟大致位置还能辨清，却早已不见坟头，也没有墓碑。大哥一时有些沮丧。

我们又去了大呼家张宝强家，依旧没有突破。就在大家快要失望时，张宝强的弟弟张宝龙闻讯赶来，提供了四个沈阳王家后人的电话。

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挨个拨打，终于打通第三个电话，不等我大致说完，就情绪激动地打断：“什么王名成的儿子？小叔家的两个儿子我都认识，分明就是骗子。”我不明所以，后续再拨打，那边不再接听。

最后一个号码，机主名叫王淑芝。按富阳耿家王家辈序，“淑”字和“名”字辈同辈，都是我姑姑那一辈的用字。我心里突然涌起强烈的预感：这人极有可能是大哥的堂姑！我开



张志强先生的族人旧照

着免提，细细说明寻亲原委，对方认真核实大哥的姓名、祖父、父母、弟弟和在北京的住址。一旁的张宝强连忙帮腔：“小姨，我是大呼家宝强，宝龙的哥！”

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让大哥亲自接听。几句核对后，一句让满院子人瞬间泪奔的话传来：“强子，我是你亲姑姑，我想了你70年了！”

确认她就是大哥祖父王裕治的女儿后，我激动得跳起来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大哥声音颤抖，当场就说，一定要去沈阳看姑姑，给她治腿、治眼！

七十年分离，七十年牵挂，七十年音信渺茫，在这一刻，尘埃落定，血脉归位。

四

大哥再给姑姑打电话，接电话的人态度冷淡，后来干脆不接了。大哥急得上火：“明明找到了，怎么又断了？”我心里明白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反复联系张宝龙，跟他细细说明情况，宝龙哥相信我是真心帮大哥寻亲，立刻给小姨王淑芝打去电话。

原来，姑姑得知找到侄儿后，激动得茶饭不思、夜不能寐。儿女怕老人身体扛不住，又早年被假亲戚骗过，这才刻意拦着。误会解开，冰消雪融，姑姑说，等四月天暖之后再见面。

等待的日子最难熬，却也最温暖。大哥4月20日就激动地告诉我：和姑姑说定了，天气一转暖就带大嫂去沈阳！他郑重邀请我一同前往，见证这一刻。

初次见面，带点什么给姑姑呢？大哥与姑姑相认那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对姑姑来说都有极不寻常的纪念意义。九十多岁的姑姑离开家乡70多年，肯定想念故土，我去到她家村西沟祖坟和祖宅那里，分别装了黄土和黑土各一矿泉水瓶，还准备了沙向阳编著的《蓬莱百家姓》、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有富阳耿家村情况介绍的期刊……我想，姑姑一定会喜欢这些虽不贵重却全是故土深情的礼物吧？

接站的是之前接电话的姑姑家二哥，还有姑姑的外孙女。他一边抢过大哥的背包，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之前是怕老母亲激动伤身，又上过骗子的当，才多有怠慢。

到了小区楼下，姑姑的长子早已等候。大哥紧张又激动，不停地搓手、整理衣领。

门一开，大哥上前紧紧握住姑姑的手，随即相拥进屋。他跪下，把头埋在姑姑怀里，放声哭：“姑姑啊，我想了你们七十多年啊……”姑姑抚摸着他的头：“强子啊，我总算找到你了……”姑姑相互捧起对方的脸仔细端详，泪

流不止。

春天来了，所有的冰都化了。我用相机和手机，记录下这珍贵一刻。随着姑姑的讲述和大哥的回忆，所有谜团一一解开：大哥父亲本名王名金（曾用名王名文），在王名正、王名金、王名杰、王名成四弟兄中排行老二，姑姑在五人中排行老四。

1959年，大哥父亲不幸离世，姑姑远在沈阳，交通不便，没能去送哥哥最后一程，成为一生遗憾。后来大哥母亲改嫁，兄弟俩随母姓张，关于老家的事，母亲怕说出来伤心，很少再提及。

姑姑离开家乡七十多年，却对富阳耿家村记得一清二楚：东西街巷、土地庙、大庙、古银杏树、粉坊王家、先生王家、村民的小名外号，当年为救村民撞钟报警被土匪杀害的王学敏……而我带去的家乡土、香椿、报纸、照片，每一样都让老人落泪。她拉着我的手，一遍遍说着老家的事，说不完，也听不够。

五

从沈阳回来不久，我就收到大哥从北京寄来的稻香村糕点、越南咖啡、广西桃榔粉。大哥人实在、讲究，四月来蓬莱寻亲，登门走亲从不空手，连我家孩子都记在心上。

我把沈阳相聚的照片、视频整理好发给大哥，哥嫂十分满意。

大哥也一直远程指导针灸师，为我父亲持续治疗。父亲的病，2024年初查出时已是晚期，多家医院断言最多坚持半年，却在大哥的救治下，又奇迹般多延续了五个多月，除了偶尔胀气，几乎没受太多痛苦，活得有质量、有尊严。这份恩情，我们全家铭记一生。

今年正月初一上午，我给沈阳的姑姑打去视频。老人家精神依旧，笑着说大哥早就就拜过年了，再三邀我再去沈阳住些日子，好好聊聊村里的旧事。

我握着手机，认真对姑姑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一定再去看您。下次去，我不光带着相机，还要带上纸笔，把您记在心里的富阳耿家村一草一木、一街一巷、一人一事，全都记下来、整理好。让更多人知道，在山东蓬莱，有这样一个因漫山遍野开芙蓉花得名‘芙蓉歌家’并谐音演变成‘富阳耿家’的普通又珍贵的村庄；让更多人记住，山河挡不住、岁月冲不淡的，永远是人间最真的乡情、最浓的亲情。”

山河可隔，岁月可老，唯有血脉不断，乡情不散，亲情不老。这段跨越七十年的寻亲故事，始于一声询问，终于一场团圆，留下一生牵挂。

注：图片由作者提供